

香港和粤港澳大湾区： 一体化与独特性

香港科技大学新兴市场研究所
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项目
2021年6月

Photo by hzmb.gov.hk

执行摘要

- ▶ 粤港澳大湾区（下称“大湾区”）倡议是香港经济发展潜力的重要来源之一，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经济风险敞口，需要严加管理。抓住这一经济价值，管控随之而来的风险应作为香港政府的政策优先议程。大部分香港政策在大湾区方面的重点都是深化融合，但还需要强调加强香港独特性。
- ▶ 随着限制的减少，以及基础设施的建设，显然如今存在更多机遇，可进入庞大而不断发展的大湾区经济。香港公司将面临新的成长机遇，而香港作为内地门户的地位可能会得到巩固。金融和房地产等行业拥有特别的机遇。但同时，因为大湾区倡议将会使香港的独特性落后于深圳和广州，香港也面临着风险。
- ▶ 这些压力并非仅为香港所有。全球小型发达经济体的经验清楚地表明，通过欧盟和东盟等倡议，深化区域一体化将能带来巨大的好处。国际扩张是小型经济体的产能增长引擎，使其能够突破较小的国内市场的障碍。
- ▶ 但区域一体化同时也为接近更大市场的小型经济体带来了风险敞口。这一风险是企业与人才可能会前往更大的市场寻求更好的机遇。在全球各地的小型经济体中，出现了不少空心化的例子。小型经济体需要制定凸显其特色的政策，以抵消大型市场的引力，围绕独特、“难以复制”的集群，投资于技能和创新。
- ▶ 这种国际经验对香港有着直接的政策影响。为从区域一体化中获取最大价值，政策应加强香港的独特性，使香港能够留住企业和人才。围绕核心竞争优势领域，在人力资本和创新方面的创新是十分必要的，能够与政策一同加强香港整体价值主张（生活质量、商业环境）。政策还应促使更多香港企业通过各种支持倡议，加入大湾区市场，并将香港定位为大湾区投资的中心节点（如吸引外国直接投资）。

简介

大湾区倡议是香港经济政策在未来几年内需要响应的重要战略动态之一。尽管这是重要的潜在经济价值来源,但香港仍然需要管理随之而来的风险。香港政策需要支持与大湾区的融合,并获取新的经济价值,而不减损其竞争优势,或是面临人才和资本向大湾区内其他更大的中心点流失。

简而言之,香港需要追求更加深入的经济融合,配合相关政策,使其区别于其他经济活动中心。

这些城市集聚和竞争压力并非香港独有的,但由于香港与内地经济的深度融合,这些压力尤为突出。香港也可借鉴其他小型经济体的经验,学习如何管理经济一体化与独特性的双重需求。本文将借鉴从亚洲到欧洲的国际小型经济体的经验,提供与香港情况相关的新政策见解。

本文将分为三个部份。第一部分描述了大湾区给香港带来的经济挑战和机遇。第二部分讲述了国际小型经济体在区域一体化方面的经验:其他经济体如何处理融合与集聚的压力?第三部分阐明香港在加强自身独特性,从大湾区一体化中获取更多经济价值方面的政策影响。

一、大湾区的经济挑战和机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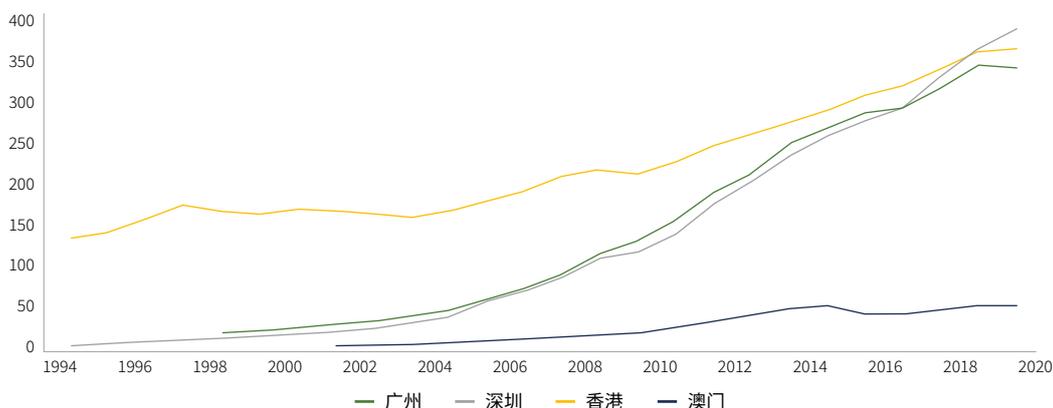
在过去数十年内，香港的出口和投资流动越来越集中于内地，占香港货物出口的 60% 以上。内地经济已成为香港的重要发展来源之一。与大湾区进一步融合的机遇对香港经济是直接利好，在目前香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为低迷的情况下尤为如此。

基础设施建设、人员流动的便利性以及大湾区的联合经济举措，为大幅扩大香港的本地市场有效规模带来了希望。

大湾区项目为香港提供了进入一个巨大、快速增长的市场的机会。大湾区经济的国内生产总值估算约为 1.7 万亿美元，人口超过 7000 万。据估算，大湾区经济约占内地经济的 12%，且估计是世界上第 12 大经济集群。大湾区的四大城市（香港、澳门、深圳和广州）合计国内生产总值为 1.2 万亿美元，人口共计 2300 万。大湾区是大中华经济内的区域之一，其中有不少未来的发展引擎。这对于香港而言，是一个巨大且不断增长的机会。

事实上，如今香港、深圳和广州的国内生产总值规模相当，达到 3400 至 3900 亿美元，或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2.5% 左右（图 1）。25 年前，香港经济约为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20%。在这一时期，香港在中国和大湾区经济中的地位已大不如前。

图 1 - 国内生产总值，10 亿美元，1995 年 - 2019 年



资料来源: Macrobond; 国家资料; Landfall Strategy Group。

¹ <https://www.bayarea.gov.hk/en/about/overview.html>;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 《中国与世界: 不断变化的关系的内部动态》, 2019 年 7 月

在日益严峻的全球经济和政治环境中，全球化的摩擦越来越大，全球供应链可能缩短，给香港的经济模式带来额外的压力，而更深入地融入一个大型、不断增长的经济体的潜力则能够产生直接利益。

对外经济交往是所有小型发达经济体繁荣的核心。它有助于克服小型本地市场的规模与生产力的限制。事实上，在过去数十年中，这种对外交往对香港的经济成功至关重要。香港得益于地理位置上与内地以及其他快速增长的东亚经济体十分接近。就出口（国内生产总值的 177%）以及内向和向外直接投资（分别是国内生产总值的 506% 和 487%）而言，香港是发达经济体中对外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最高的地区之一。

区域一体化是香港进一步经济发展的重要来源之一，这在疫情后时代，全球经济不断变化的情况下尤为突出。特别是，贸易和投资流动可能会越来越重视区域性，这对于建立在全球贸易和投资流动中心基础上的经济模式是一种挑战，而香港的情况正是如此。

总体而言，大湾区倡议为香港这样的小型经济体带来了大量的机会。香港将能够更轻松进入大湾区市场，并在大湾区内大规模推行商业模式。这能够使香港的现有优势，例如金融，在更大的市场上得到扩展。

但大湾区倡议同时也为香港带来了新的经济风险和挑战。减少人员、贸易和投资流动障碍，可能会导致生产要素流向更大的经济体，以寻求回报和机会（“集聚”效应）。经济引力的力量会将这些生产要素吸引到其他更大的经济活动中心点。

也就是说，更广泛的一体化会使香港经济面临更大的经济活动竞争。随着大湾区内的其他地区进一步提升其能力，香港必须努力确保其相对竞争地位不会因更广泛的一体化而降低，进而使得香港企业、人员和资本流失到大湾区的其他中心。

大湾区的战略风险是削弱了香港的独特性。香港一直是通往中国内地的重要门户。但随着大湾区其他地区的发展和能力建设，其作为门户方面的功能对于企业的价值可能会比直接参与中国市场要低。例如，深圳在技术和先进制造业方面具有优势；深圳证券交易所总市值与香港市场的差距逐渐缩小（图 2）；深圳是世界第三大港口，大于香港；而广州机场在 2019 年底的规模与香港相当，在内地机场中客流量排名第三。香港在过去数十年中，经历大湾区的快速发展后，并未脱颖而出。

图 2 - 市值, 万亿美元, 2003 年 1 月 -2021 年 2 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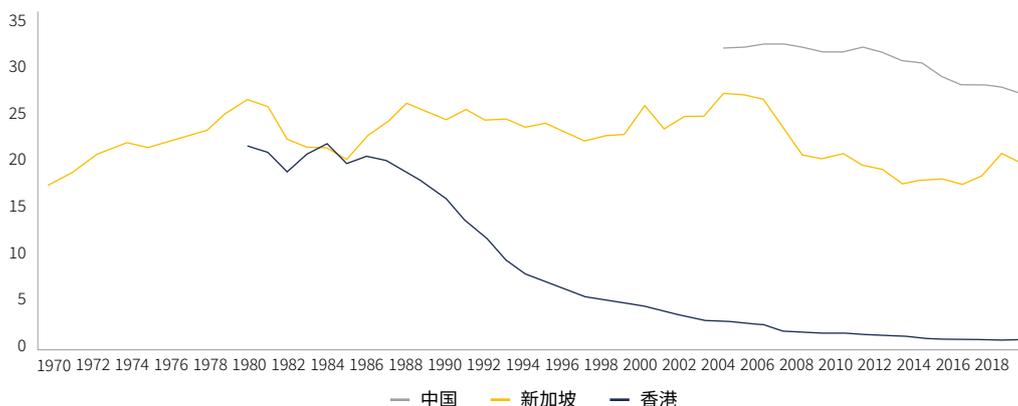
资料来源: Macrobond; 国家资料。

大湾区正在加快并强化对香港施加压力。香港需要针对这些集聚力量, 以及来自大湾区其他经济活动中心点的更大竞争, 制定专门应对的政策措施。除非香港能够加强其独特性和 (以市场为基础的) 比较优势以及 (以政策为主导的) 竞争优势, 否则它可能会因为进一步融入大湾区而面临经济活动的损失。

这些并非单纯的概念性问题。在过去数十年中, 香港已见证了这些经济动态的作用。例如, 在过去数十年里, 香港的制造业逐渐消失, 从 80 年代中期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20% 以上, 下降到如今的不足 1% (图 3)。大部分的制造业活动已经迁移到大湾区, 以寻求更低的成本和更多的劳动力与土地等供应。由于这种流向内地的离岸外包活动, 香港已成为一个高度服务型经济体。

其中部分原因是比较优势的简单运作, 使制造业转移到劳动力和土地供给充足的低成本地区。但集中于金融和商业服务的政策选择也加强了这样的动态变化。这和新加坡的记录明显不同, 新加坡采取行动支持制造业, 转向更为先进 (且生产效率更高) 的制造活动, 并反击集聚的力量。

图 3 - 制造业, 国内生产总值占比, 1970 年 -2019 年



资料来源: Macrobond; 国家资料; Landfall Strategy Group。

除非香港提升其经济的独特性，否则存在着经济活动进一步流失，以及关键行业竞争实力削弱的重大风险。但大湾区的融合过程中也存在着大量的经济机会。事实上，香港在提升其经济独特性方面越是成功，对大湾区融合的机会的利用率则更高。只有做好前者的工作，香港才能充分实现后者的好处。

反之，如未能保持其经济独特性，也意味着香港失去了公众对深化融入大湾区的支持。香港的政策制定者不应将融合与独特性视为相互竞争的目标，或需要“平衡”的目标，而应将它们视为互补的目标。

本文的其余讨论将考虑其他小型经济体如何应对区域一体化带来的挑战和机遇；之后为香港提出一些政策建议。

二、小型经济体对区域一体化的见解

深入经济一体化的好处与集聚风险之间的矛盾，在世界各地的小型经济体之间都十分常见，因此小型经济体制定政策，强调加强独特性，以在获得增量经济价值的同时，管理好随之而来的风险。

尽管香港或大湾区的情况并不完全相似，因为其存在许多独特的经济和政治特征，但一些国际小型经济体的经验能够让我们了解经济动态以及可行的应对政策。所有小型经济体都面临着严重的外部风险，因此能够为香港提供有益的启示。更广泛而言，小型经济体并非大型经济体的缩小版，它们所具有的特定属性和动态与香港政策制定者相关。

本讨论将描述这些经验中与香港情况相关的方面，并总结其影响。

欧盟一体化

欧盟是一个异常深入的一体化模式，它实现了单一的劳动力市场、单一的商品和服务市场，以及其他一体化形式。在欧洲，小型经济体深入融入欧盟，同时有意采取行动加强其竞争地位，建立特色以抵消集聚动力方面，存在不少经验。

例如，爱尔兰利用欧盟成员国身份实施外国直接投资密集型经济模式，吸引跨国公司在爱尔兰设立基地，以进入欧盟市场。它最初的竞争优势以低工资和成本结构的经济为基础，具有低企业税率和英语语言国家的特点。这一模式是非常成功的。但从 21 世纪初期开始，爱尔兰出现了跨国公司退出本地市场的浪潮，跨国公司寻求在中欧和东欧其他地方的低成本区域，因为这些经济体同样融入了欧盟。

为此，爱尔兰在技能和创新方面投入了大量投资，以便在可持续程度更高的竞争优势来源基础上吸引跨国公司。其政策还试图在发展跨国公司活动的同时，建设当地的创新生态系统，这进一步加强了爱尔兰的竞争实力。爱尔兰的经济成就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区域经济融入欧盟，但与此同时，它必须提升其竞争地位，以继续获取价值。

芬兰和波罗的海经济体（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起，进入欧盟单一市场。它们利用了欧洲单一市场的大量区域一体化机会，实现出口快速增长，以及强大的生产力趋同效应。

这些经济体在进入欧盟时具有独特的优势和能力，特别是在技能和创新能力方面（PISA 分数非常高、研发支出高，知识密集型企业数量多）。然而，特别是对于小型、低收入的波罗的海经济体而言，它们经历了大量人才流失到欧盟其他地区，且许多企业已经搬迁。例如，爱沙尼亚（人口 130 万）诞生了五家独角兽公司（估值超过 10 亿美元的公司），但其中仅有一家仍然留在爱沙尼亚。

芬兰在建立独特地位，设立吸引和留存人才与企业的创新生态系统方面做得更好。例如，芬兰有围绕诺基亚的创新密集型企业集群，以及一个活跃的创业生态系统。这些竞争优势抵消了集聚效应。

瑞士并非欧盟成员国，但却是欧洲自由贸易联盟的一部分，这是与欧盟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一体化为瑞士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价值，瑞士公司在欧盟各地都十分活跃。这并没有导致空心化（尽管工资和成本结构很高）的出现，因为瑞士已建立起了强大且难以在其他地方复制的创新集群，并实现了高生活质量。与其他地方相比，在瑞士的公司和人员可以获得更高的生产力，因而他们会留在瑞士。

新加坡 / 东盟

东盟的经济一体化项目并不像欧盟那样雄心勃勃，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经济一体化程度也越来越高。新加坡已经能够将自身定位为东盟（以及更广泛的亚洲）的一个核心节点：吸引区域总部、金融和专业服务以及制造业活动，尽管其工资和成本结构仍然较高。同时还吸引了来自东盟其他地区的人才和资本在新加坡落户。随着东盟国家的发展，竞争压力越来越大，但总体来说，新加坡始终是东盟一体化的主要受益者。

与其他东盟国家相比，新加坡拥有更好的商业环境、强大的人力资本储备、创新能力、基础设施连通性等。鉴于东盟各国收入和发展水平的差异，新加坡的政策越来越鼓励企业把握区域一体化带来的机会，利用比较优势。

新加坡的经济活动有一部分流失到了东盟的低成本地区，但这已被更先进的活动（例如先进制造业和研发活动）所取代。新加坡积极提升其在金融、制造业和生命科学等各领域的实力，从而保持竞争优势。这一多元化的经济结构减少了在有价值的经济活动领域来自东盟其他国家的竞争。

澳大利亚/新西兰

自 20 世纪 80 年代初以来，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一直走在深化经济一体化的道路上；1983 年签署了《更紧密经济关系协定》，之后又签署了《单一经济市场》协议。这对于两个经济体而言都是有利的，在随后的几十年里，双边贸易和投资流量大幅增加。

但澳大利亚的经济规模是新西兰的七倍，它的人均收入高出 30%。大量新西兰人外流到澳大利亚寻找机会，而新西兰企业也在不断迁移。而澳大利亚对新西兰经济的所有权也大幅增加。尽管两个经济体都从一体化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但这些经济利益的分配是不平衡的，有利于较大的经济体。

新西兰从这种安排中获得的利益较少，因为它没有能力发展强大的高价值、创新活动的集群。企业和人员留在较小的国内市场的理由较少；一体化使其更容易从较大的澳大利亚市场为新西兰提供二级市场服务。

对香港的影响

在上述小型经济体的示例中，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深化都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来源。如第一部分所强调的，国际参与是小型经济体的生产力增长引擎。

然而上述小型经济体的经验表明，应该审慎对待这一过程。资源和价值可以向两个方向流动，这取决于是否拥有竞争优势。在竞争地位处于弱势的情况下进行一体化可能会导致经济损失。更广泛地说，经济地理学文献表明，建设高质量的连通性基础设施最终可能会对经济核心区有利。

香港的工资和生活质量相对较高，这意味着它可能更有理由担心短期内人才流失（“智囊流失”）到大湾区其他地区。但香港面临的风险是，随着企业和投资的转移，经济重心可能从香港转移到大湾区的其他地区。大湾区倡议使香港能够从大湾区获取更多的价值，但它同样也使大湾区的其他大城市实现这一点。

爱尔兰和爱沙尼亚的经验是具有指导意义的范例，企业（包括外国企业）会迁往更大的市场（至少在爱尔兰升级之前）。从积极的方面看，芬兰、新加坡和瑞士等小型经济体的经验表明了建立更强大的竞争优势地位，能够克服这些集聚效应，使其能够从经济一体化中获取价值，而无需减少有价值的职能。

只要小型经济体采取行动，凸显其独特性，那么就能更好地吸引和留存人员、资本和企业。常用的政策杠杆包括：投资于人力资本和创新，专注于建立其他地区难以复制的世界级经济活动集群（小型经济体只能在经济中少数几个集群内达到世界级水平），以及保证基本面（商业环境、基础设施等）。

从金融和房地产到贸易和物流，香港在众多领域都具有竞争优势。但这些领域都需要与大湾区其他地区持续竞争。而香港在人力资本、基础设施和制度方面的整体独特性，也不如 20 年前那么明显。国际小型经济体的经验清楚表明，有必要提升香港的竞争优势，确保其具有极大的独特性。

三、对香港的政策启示

对国际小型经济体经验的分析，以及对香港和大湾区情况的评估，为香港提供了一系列政策建议的依据。本讨论将提出几个特定的领域，供香港在这些领域加强其对大湾区的战略政策方针，以便在管理风险的同时，从深度融合中获取价值。

本政策讨论分为两大主题。首先，香港如何采取行动，凸显其相对于大湾区其他地区的独特性？其次，香港如何从融入大湾区所带来的机会中获取最大的经济价值？这将需要更加慎重地制定香港政策，除了强调深度融合的传统政策外，还要强调建立特色。

香港如何建立自身的特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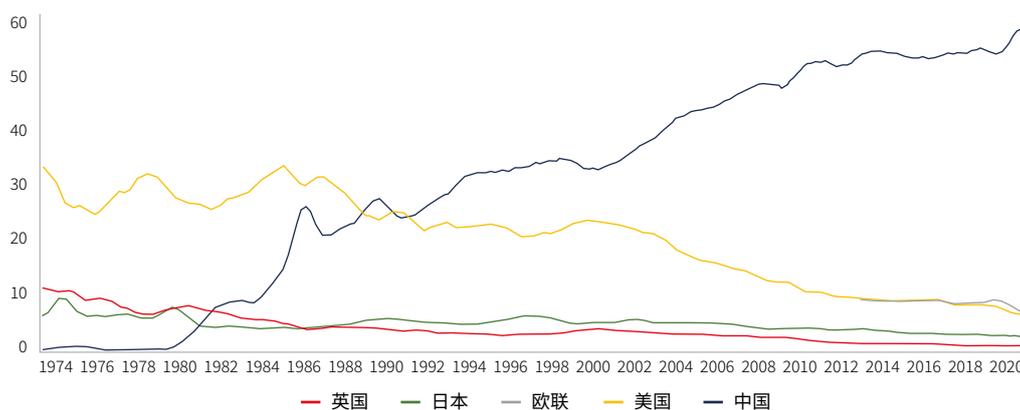
小型经济体可以从两个方面建立自身特色。第一个是横向、经济方面的维度；相对于大湾区的其他大型经济节点，能凸显香港特色的因素。这些因素包括生活质量、基础设施、总体商业环境、制度质量、人力资本基础等。

第二个维度是围绕行业（或集群）的纵向因素。香港如何采取行动以加强其现有行业优势的独特性和竞争力，如金融服务、贸易和物流以及房地产等？国际小型经济体的经验表明，经济政策需要有一个行业或集群重心才能实现其效力。

• 横向政策

香港已成功地将自身定位为区域和全球资本、货物和服务流动枢纽，特别是作为通往内地的门户这一地位（图4）。这主要以香港的商业环境、人力资本、基础设施、国际联系和独特制度为基础。尽管随着大湾区其他城市的发展，这种优势正在逐渐减弱，但香港仍然拥有优越的地位。

图4 - 香港的货物出口，占总量的百分比，1973年2月 - 2021年1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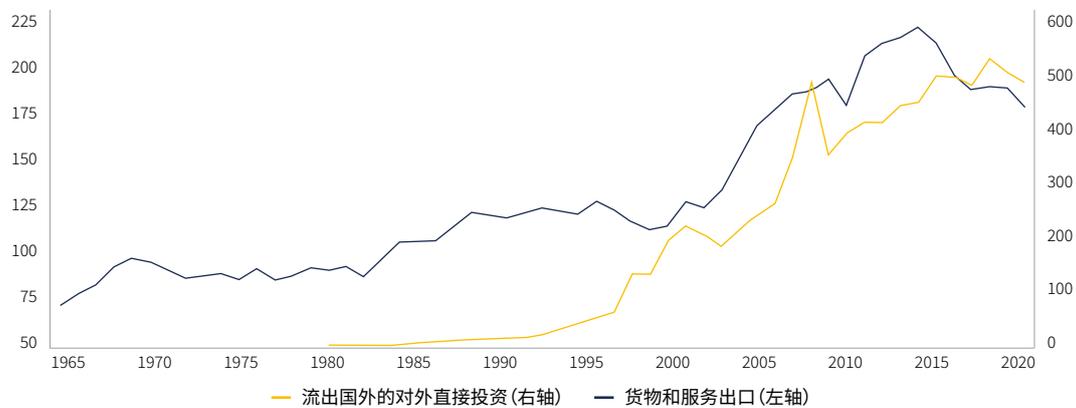


资料来源：Macrobond；国家资料；Landfall Strategy Group 计算。

但随着大湾区进程的继续，以及其他经济和政治的发展，香港相对于大湾区其他地区的一些历史领域的独特性可能会减弱。

香港还将面对全球化程度较低，外国直接投资流量较少的世界。世界各地和香港的增长模式将需要为疫情后时代的世界进行调整。鉴于未来的挑战，作为一个跨境流动的枢纽，香港较难保持过去数十年那样的发展势头。事实上，香港的国际经济交往水平在经历了持续增长之后，在过去数十年来已趋于平稳（图 5）。

图 5：货物和服务出口，流出外国直接投资，国内生产总值百分比，1965 年 -2019 年



资料来源：Macrobond；世界银行；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香港的政策重点一直是与内地经济深度融合，将自身定位为一大枢纽。香港在这一方面有着明显的优势，而且这也是一大重要的经济价值来源。但相应地，香港需要应对全球化的变化以及激烈竞争。其他大湾区城市将能够作为流入大湾区和更广泛的内地市场的枢纽；而它们也能提供强大的基础设施和连通性，以及越来越优质的专业和金融服务。随着时间的推移，香港将受到来自大湾区内部的激烈竞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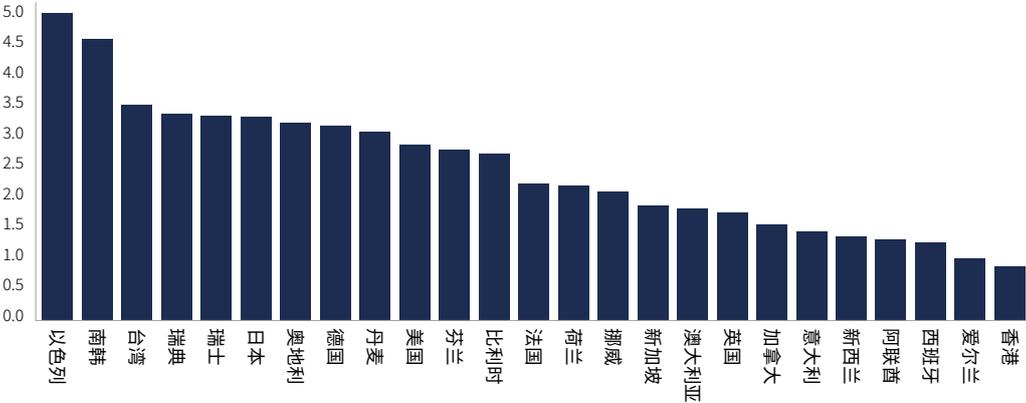
深圳和广州继续建设自身能力，提高生产率，提升经济的技术含量。在基本政治和法律制度方面，香港将与其他大湾区城市越来越相似。

继续强调目前主要依赖市场来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方针，对香港在大湾区开展有效合作而言是不够的。国际小型经济体的经验为香港的应对政策提供了指引。

为应对这一情况，香港应增加对人力资本和知识与创新的投资，包括通过其研究型大学（图 6）进行投资。香港应致力于在人力资本和研究型大学的质量方面独树一帜，将自身转变为知识密集型的经济体。这些属性使得芬兰和瑞士等小型经济体与众不同，并能抵消一部分集聚的压力。

新加坡的经验是，除了成为区域和全球流动（供应链、外国直接投资、物流）枢纽外，还通过产业政策，围绕技能和创新建立本地优势和能力，从而建立更加多元化的经济结构，而这是另一个有效范例。

图 6 - 研发占生产总值的百分比，2019 年（或最近数据）



资料来源: Macrobond;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 纵向政策

与其他小型经济体一样，香港需要确定和加强其具有或可能具有特色的集群或行业。这些集群的深度，以及后向和前向联系的复杂程度，对集群的粘性有很大影响。

香港的现有优势是众所周知的。其中包括金融和保险服务；贸易和物流；房地产开发；以及商业 / 专业服务。

香港的经济相对来说多元化程度较低，仅专注于其具有比较优势的领域。这意味着它更容易受到区域和全球贸易与资本流动强度的影响，并面临着其他地区的资本、人才和企业的国际竞争。

在一般情况下，香港目前具有竞争优势的许多服务行业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被复制；人员和企业都是流动的。大湾区其他地区的金融服务能力将继续加强，贸易和物流活动也是如此。

为抵御集聚的压力，香港需要通过技能、创新和集群的持续投资，在其经济中发展独特的、难以复制的优势和能力。一系列广泛的优势实现了经济的弹性，并能获取更多价值。

香港既要加强和提升现有能力，又要实现多元化和建立新的优势，使其不仅仅是进入内地的门户。

在加强现有优势方面，目标应该是发展在大湾区（或其他地区）无法复制的特定竞争优势领域，比如特定、高价值的利基市场，需要先进的能力和相关活动的支助性生态系统，绿色金融，财富管理，基础设施融资等。还需要持续进行升级。

此外，香港将需要发展一些新的优势，其经济结构严重集中于竞争激烈的领域，且流动性相对较强。由于土地限制和来自大湾区其他地区的竞争，香港无法在制造业领域，甚至是先进制造业进行规模竞争。但香港需要能够建设集群的创新领域，从而增加其粘性。例如金融技术、软件和其他数字经济领域。这能够利用香港的人力资本基础和现有的行业能力。

获取来自大湾区的机会

政策重点的第二个领域应该是将香港定位为一个平台，使其企业能够利用大湾区进行扩张和发展。如第一部分的讨论，大湾区建设带来了大量的经济机会。

如果能够开展上述强化和提升活动，就能更有效地抓住这些机会。拥有强大的竞争优势，香港就更有可能从大湾区的机遇中获取更多的经济价值。

此外，还有一些可以开展的补充活动，这些活动在其他小型发达经济体中也很常见。例如，支持香港中小型企业向大湾区扩张的企业政策：教育、能力建设、贸易代表团、实地支持等。为了从大湾区中获取价值，重要的是香港经济中的所有企业都能参与其中，而非仅有大公司能够参与。

此外，在大湾区机会的支持下，加大投入以吸引生产性外国直接投资进入香港，也是十分有效的。然而，重点应该放在获取香港的实际经济价值上，即帮助企业从香港总部扩展到大湾区，而非单纯寻找新的投资机会。投资收入可能是有价值的，但如果大湾区支持在香港建设新的本地能力，并加强实体经济，将能够实现更大的价值。

总结评述

大湾区存在大量的经济机遇。但我们不应低估其中的挑战和风险。要从大湾区中充分获取经济价值并管理风险敞口，就需要采取更加审慎的政策方针，在香港经济的关键部分建立起独特的优势。

在过去数十年里，香港并未尝试刻意塑造其经济结构。相反，政府允许市场力量推动经济结构，退出制造业，让外部结构集中于几个核心优势领域。但竞争的激烈程度，以及迁移至大湾区其他地方的便利性，为香港经济建立竞争优势带来新的压力。新冠疫情的结构性冲击进一步加强了这些压力。

香港在经济表现和应对新的竞争压力等方面具有良好的记录。下一阶段的竞争压力需要强有力的政策应对措施，而其他小型发达经济体在有效应对挑战和机遇方面的经验有不少值得借鉴的地方。

特别是，香港必须增加对技能和创新的投入，以及投入建设在香港具有“粘性”的知识性活动集群。香港还应改造现有行业，使其在“难以复制”的活动中获得优势。香港的经济政策需要采取慎重和认真的态度，建立一个独特的经济，能够在大湾区繁荣发展。

作者简介

大衛·史基林 (David Skilling) 博士是 Landfall Strategy Group 的創辦人，該公司成立於 2011 年，是一家研究和諮詢公司，為政府、企業和金融機構，尤其是小型發達經濟體中的政府、企業和金融機構提供經濟和政策戰略問題方面的建議。他為多個小國的政府、公司和金融機構提供諮詢服務，並定期從小國的角度撰寫關於全球經濟和政治趨勢的文章。此前，史基林博士是麥肯錫新加坡分公司的副董事，以及麥肯錫全球研究院的高級研究員。在加入麥肯錫之前，他是新西蘭研究所的創始首席執行官，這是一個由私人資助的無黨派智庫。在 2003 年以前，他是新西蘭財政部的首席顧問。他擁有哈佛大學的公共政策博士和碩士學位，以及奧克蘭大學的經濟學碩士學位。他曾在 2008 年獲世界經濟論壇評為全球青年領袖。

劉浩典 (Donald Low) 是香港科技大學新興市場研究所所長、香港科技大學公共政策研究學部高級講師及實踐教授，同時也是香港科技大學領導力與公共政策高級培訓項目主任。他還是一名諮詢師和講師，涉獵經濟學與行為經濟學、決策與風險分析、不平等與社會政策、公共政策複雜性、組織行為學以及新加坡政治學與治理等領域。

香港科技大學新興市場研究所簡介

香港科技大學新興市場研究所致力於為新興市場企業與決策者提供思路以應對他們所面臨的問題。依托香港科技大學的雄厚師資和研究實力，研究所圍繞以下主題開展研究和活動：(1) 人力資本、就業與結構性變革；(2) 創新與創業；(3) 全球經濟一體化；(4) 金融發展；(5) 戰略、企業與市場；(6) 行為研究、“一帶一路”倡議以及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研究所也大力支持其世界一流研究人員的研究工作，為他們提供資金支持，還支持其研究人員參與國際合作與交流，同時通過各類活動、出版物及線上渠道積極向學術界和公共政策界傳播有據可依且富有深度的建議。

掃碼閱覽本研究所的
所有已發布研究報告
<http://iems.ust.hk/reports>



香港九龍清水灣
香港科技大學盧家聰蔭萃樓
電郵: iems@ust.hk
電話: (852) 3469 2215
網址: <http://iems.ust.hk>

支持機構

